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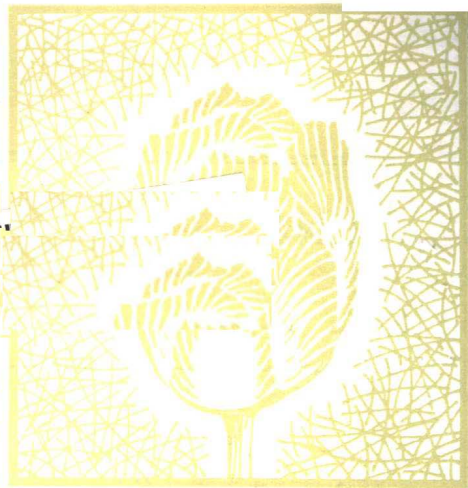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圣爱克苏贝里研究

李清安编选



李清安 编选



圣爱克苏贝里研究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王 艾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蒋 明

版式设计：钱 锋 张汉林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圣爱克苏贝里研究

李清安 编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4插页 401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ISBN 7 5004 0033 0/I·6 定价：9.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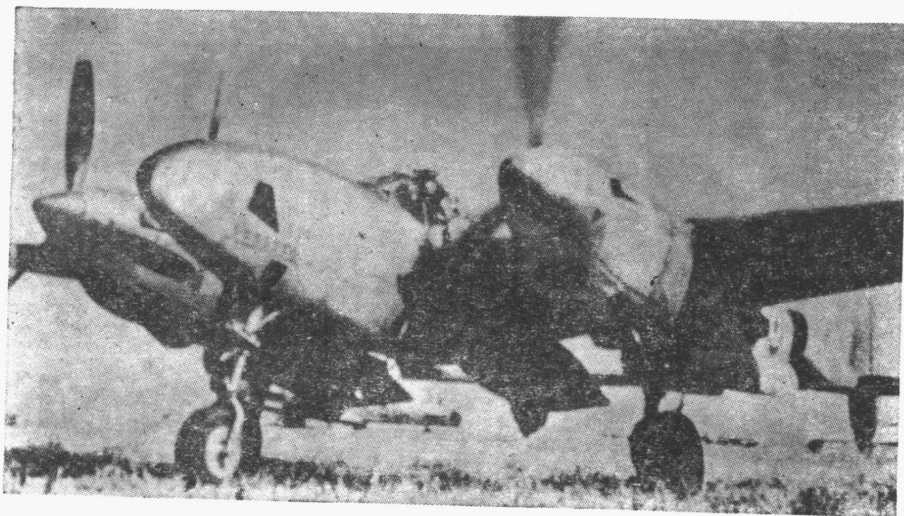
圣爱克苏贝里像



圣爱克苏贝里与吉约梅，一九二九



一九三五年，圣爱克苏贝里驾机自巴黎出发



圣爱克苏贝里驾驶的侦察机



美国影片《小王子》剧照



一九四四年圣爱克苏贝里牺牲前不久的留影

编选者序

李 清 安

在二十世纪各具特色的法国作家群中，安多纳·德·圣爱克苏贝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不象萨特和加缪那样用自己的学说影响着一代人的思想，也不象马丁·杜加尔和亨利·特洛亚那样用近似大型壁画的多卷本小说描绘出本世纪法国社会丰富而广阔的生活场景，更不象安德列·布勒东和罗伯-葛里叶那样热衷于标新立异，但是，他却凭着为数不多的作品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为众所公认的现代著名作家。

一

安多纳·德·圣爱克苏贝里

——开拓航线的先锋，以其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法兰西之翼增添异彩。作为热情洋溢的战区飞行员，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三年，两度为祖国的命运矢志不渝，竭尽忠诚。其文学作品亦堪称当代翘楚，宏图壮志、身体力行之愿尽在其中，使法兰西在精神领域的使命发扬光大。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敌占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光荣捐躯。

这段文字出自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的一项

决定，系援引空军司令部的命令状，为已故“第三十三飞行大队第二侦察中队上尉飞行员安多纳·德·圣爱克苏贝里”的一生作出了概括而又中肯的总结。惟其中肯，人们把这段文字当作没有墓地的圣爱克苏贝里的“墓志铭”，镌刻在地中海岸边一座高大灯塔的底座上，永远供后世纪念和景仰。

圣爱克苏贝里与一般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首先而且始终是一名功勋卓著的飞行员，是一名为祖国的危难而战并献身的战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作家。他的文学成就是与他在其他方面的活动紧密相连、相得益彰的。在本世纪的法国作家队伍中，当过飞行员的不乏其人，但是，象圣爱克苏贝里这样几乎一生在飞机上度过，并对航空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却找不到第二个。如果说，同样是“飞行员兼作家”，马尔罗的飞行仅仅是偶一为之的插曲，那么，圣爱克苏贝里则是用写作来填补他一次又一次飞行之间的空隙。只有圣爱克苏贝里从蓝天白云中汲取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灵感，也只有他，对人类在这个新的活动领域内的感受做了最充分的表现。

圣爱克苏贝里自幼便与飞机结下不解之缘。他十二岁首次接受蓝天白云的洗礼。二十一岁时获得飞行员资格。二十七岁便正式担任拉泰戈埃尔公司邮政航线上的飞行员，旋即任位于非洲西部大沙漠边缘濒临大西洋的朱比角航空中途站站长。转年又担任新成立的“阿根廷邮航”公司开发部负责人。国有化的垄断企业“法航”公司成立以后，圣爱克苏贝里又承受了扩大业务宣传的使命，驾驶飞机周游四方。为了尽量延伸“南线邮航”的航线，他与梅尔莫兹等人一起在气象和导航条件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开创了夜航的先例，翻越比利牛斯山和安第斯山，飞越人迹罕见却烽烟不断的大沙漠，冲过南回归线上的飓风，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飞到非洲的西海岸，继而又直抵拉丁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在

这职业飞行员的岗位上，圣爱克苏贝里显示了对航空事业令人赞叹的热心与忠于职守、不畏艰险、助人为乐的精神，并因此获得了一个飞行员不可多得的荣誉——法国荣誉团骑士勋章。

切实有效地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固然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功德，但对圣爱克苏贝里来说，似乎更主要是在于满足他冒险和行动的欲望。事实上，飞行，任何一种飞行，都对他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即便是在失去飞行员职业期间，圣爱克苏贝里仍然把驾驶飞机当作一种运动，一种消遣，或是当作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的出路。他曾两次试图打破世界飞行史上的纪录，不幸由于飞机出故障，一次迫降在非洲东北部的沙漠里，只因巧遇骆驼商队的搭救才得免于难；另一次则跌落在危地马拉机场附近，以至“全身八处骨折”，外加脑震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圣爱克苏贝里仍然没有与飞机分手。相反，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更紧地握住操纵杆和控制器。当欧洲日渐猖獗的法西斯势力终于发动了战争的时候，圣爱克苏贝里这个本不十分关心政治的航空家毅然中断在北美洲的旅行，火速赶回祖国，并于法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当上了一名普通侦察机飞行员。可惜达拉第反动政府所推行的“绥靖政策”出人预料地招致了法国的失败和陷落。圣爱克苏贝里不肯与“合作者”同流合污，愤然离去。他很快又加入了“战斗法国”的战士行列，并最终驾驶侦察机永远消失在炮火纷飞的祖国上空。

圣爱克苏贝里究竟是被法西斯炮火击中，还是因飞机失事而丧生？这个谜至今未能解开。圣爱克苏贝里当真象战友们在他生前称呼他的那样，成了个“圣爱克斯”（Saint-Ex，意即“神圣的未知数”）。

二

圣爱克苏贝里一生都在飞，飞向陌生的、未被开发的领域，飞向险象丛生的自然界和敌占区。但他对人类的贡献并不止于飞翔，他还作为一个作家在飞翔中体验了人生，探求并且表述了由此得来的独特的哲理。由于他生平中的传奇色彩，有人把他称作“会飞的康拉德”。殊不知“冒险家”圣爱克苏贝里并不等于“冒险小说家”。圣爱克苏贝里的作品与通常的海上冒险故事的确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当另一些人转而把他与海明威相提并论时，显然是对他的文学成就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崇尚行动，塑造“超人”，这一点圣爱克苏贝里与海明威确乎相似。但是，只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圣爱克苏贝里作品的思想内涵比《老人与海》等名作有着更深且更高的哲学意味。圣爱克苏贝里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中，始终不是注重故事的陈述，而是着力于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并且更多是阐发某种人生哲理。比较起来，他的作品甚至不如他本人的经历更富情节性。他的特色、他的价值以及他所引起的争论，盖源于此。

圣爱克苏贝里初次试笔是在一九二六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飞行员》，很快在这基础上写成了第一部杰作《南线邮航》。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飞行员贝尼斯在南线邮航的飞行中牺牲的故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生动展现人类翱翔天上时的种种新颖奇特的感受，令读者耳目一新。圣爱克苏贝里日后创作中反复发挥的整套哲理思想，已经在此初露端倪。书中提到“行动的酣畅”，宣称：“对我们来说，仅象他们（中学教师）那样在晚上修剪花枝，悠哉游哉，是不会感到幸福的。”作者写出这番想法时，正值担任朱比角航空中途站站长期间。这篇崇尚

“另一种幸福”的小说，恰恰是作者身居荒漠、在繁忙艰险的公务之余，抽空伏在由两只汽油桶和一块木板搭起的“桌子”上写成的。

两年后，圣爱克苏贝里又在南美洲冒险和救险的同时，创作了第二部小说《夜航》。书中塑造了航空网负责人利维埃的形象。作者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利维埃，胜利的利维埃，、肩负着沉重的胜利的利维埃”。因为，正是他，不顾飞行员的牺牲和由此导致的悲剧，坚持进行危险但却有益的夜航。他认为：“只有进行中的事情才有意义。”“应该把人们推向一种坚强有力的生活。这种生活会带来痛苦和欢乐，但只有这种生活才有价值。”在这部书里，圣爱克苏贝里的“行动哲学”变得越来越清晰，而这也正是他一生和全部著作一再重复的一个中心主题。《夜航》一书获得了“双重的成功”：一九三一年作者荣膺“费米纳奖”；第二年法国申请当空军飞行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圣爱克苏贝里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并未能稍稍削减他对航空的热情。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一架私人飞机，试图驾着它打破世界飞行纪录。在此期间，他又以航空家和名作家的身份为一些报纸担任特邀记者。他采访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教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统治下的德国，甚至亲临欧洲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西班牙。这一回使圣爱克苏贝里在蓝天和沙漠中领悟到的真理，接受了人间的检验。当时正是三十年代法国以至世界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同许多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文人一样，圣爱克苏贝里一方面向往光明和正义，一方面又惧怕斗争和流血。他在观看了莫斯科红场上的“五一”游行和目睹了马德里的巷战之后所撰写的报道文章中，流露了感奋而又迷惘的矛盾心情。就这点而言，圣爱克苏贝里与他的良师益友安德烈·纪德说得上是“同病相怜”。也正是在纪德的启发下，圣爱克苏贝里创作了《地粮》

那样“断想”式的散文作品《人的大地》。在这部随感录中，他用多方面的见闻叙述了自己所从事的“人的工作”和所体验到的“人的忧患”。他从不同角度阐述他“在星群中找到的真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真理”有别于当时大量出现的党同伐异之作，因而作品在法国，特别是在美国，获得了轰动般的成功。可是，历史的进程很快就证明圣爱克苏贝里的人道主义带有多么明显的“老好人”色彩。发表于一九三九年的《人的大地》中写有这样一些话：“战争欺骗我们。……我们载在同一个星球上，是同一条船上的水手，我们风雨同舟。为什么要彼此憎恨呢？如果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可以有利于新的综合，因而尚有可取之处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残杀却是丑恶的。”不料，油墨未干，残杀便开始了。作者来不及充分享受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和书籍畅销所带来的荣誉及乐趣，匆匆投笔从戎，勇敢地抵御法西斯的暴行去了。

不幸的是，圣爱克苏贝里所投入的却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作为败局已定和假打真降一方的“战略侦察机”驾驶员，作者在战场上体会到的是“压倒一切地位的荒诞之感。这感受笼罩了一切，以至连死亡也显得荒诞。”但是，作为一个反对纳粹法西斯的战士，他又明确表示：“当一片无边的森林燃起大火，而尚存几杯水可以为灭火作出牺牲的话，那么，这几杯水是肯定要牺牲掉的。”这是圣爱克苏贝里在他的第四部作品《战区飞行员》中所发出的呼声。小说先以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当即被舆论界誉为“民主派人士对《我的奋斗》最有力的回击”。小说的法文版很快也在被占领的法国问世，遇到傀儡政权的查禁。这一回圣爱克苏贝里的新作没有获奖，但从正反两方面所得到的评价并不亚于任何奖赏。

在流亡美国期间，圣爱克苏贝里不肯介入党派之争，一直保持“超脱”的政治立场，但他时刻都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人类的

命运。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圣爱克苏贝里发表了两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却有着千钧之力。“尊重人！尊重人！这就是试金石！纳粹主义者只尊重自己的同类，他们尊重的没有别人，只有他们自己。……昨天的真理已经死亡，明天的真理则有待建造。……尊重人！尊重人！……尽管历尽曲折，屡有过失，人总能找到那通往热源之火的必由之路。”《给一个人质的信》就是以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鼓舞着不同战线上的人们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而哲理童话《小王子》中“爱是一种责任”的命题更是用一种高度凝炼的方式正当其时地提出了一个有着紧迫和深远意义的思想。这思想在当时无异于一声战斗的号令，在今天则仍然不失为培植人类良知的箴言。

“人的真理在于使其成为一个人。”（《人的大地》）圣爱克苏贝里在文学创作中始终都在宣扬这个人道主义的精神原则，无怪有人说他“归根结蒂是个道德家”。沿这条道路走下去，圣爱克苏贝里最终写出一部“圣经式”的箴言体巨著显然极其合乎逻辑。从一九三六年便开始动笔，接连不断地写了八年，最后担任侦察机驾驶员期间也始终带在身边的那九百八十五页打字稿，便是圣爱克苏贝里立志精雕细刻的集大成之作《城堡》。可惜由于作者的突然牺牲使这部大作未能完成，到五十年代才经后人整理出版。这部遗稿囊括了圣爱克苏贝里对历史，对人生，以至对文学艺术创作等各类问题的思索和见解，从内容到形式颇象一部“现代启示录”，也可看作圣爱克苏贝里一生在精神领域所进行的探索的总结。到此为止，作家身上飞行员的影子已经微乎其微，而基本上变成一个博大精深的哲人。

三

“说到圣爱克斯的作品”，保尔·瓦雷利评论道，“从头至

尾都充满着受命执勤与生活温馨之间的冲突，其余的便是修辞炼句功底的美妙表演了。”安德烈·纪德所见略同，并且表述得更明白：“我特别支持他（指圣爱克苏贝里）所阐述的这样一条超乎常情的真理，我觉得这真理在心理上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人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而在于承担起一种义务。”诸如《南线邮航》中的贝尼斯，《夜航》中的法比安和利维埃，《战区飞行员》中的圣爱克苏贝里上尉，还有《人的大地》中所列举的“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顺从一种最高的天职，选择了荒漠或航空，就象另一些人选择修道院”，他们在圣爱克苏贝里笔下，无一不是代表着某种崇高的责任心，显示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都是圣爱克苏贝里所崇尚的英雄。他的许多作品正是赖此拥有了重要的道德意义。

但是，圣爱克苏贝里的“英雄主义”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他申明：“如果以为我是在鼓励大家首先去赞美人，那我便是背离了自己的宗旨。首先应该赞美的是培育人的土壤。”（《人的大地》）这“土壤”不是别的，是行动。如他在《人的大地》中开篇明义所声明的那样：“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是来自全部的书本。因为大地桀骜不驯。人在跟大地较量时，才发现自己的价值。”此前发表的《夜航》也早就说出了类似信条：“人类的生命固然是无价之宝，但我们总是要行动，总是要有所作为，好象有什么东西在价值上超过人类的生命……只有进行中的事情才有意义。”在他看来，固然一个人没有目标会一文不值；但是，向目标前进比目标本身更有价值。他总是一再宣扬行动的意义，却从来不大关注这行动的目的和结果。这便是圣爱克苏贝里行动哲学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他之所以构成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思想由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同时，也因此招致了许多的责难。法国著名当代文学史家比埃尔·德·布瓦戴弗尔指出：

“从美国到苏联，包括日本，整个世界都（对圣爱克苏贝里）表示欢迎，这一点便说明这些命题在怎样的程度上满足了普遍的要求。”（《法国当代作家》，法国大学出版社）随即布氏又补充道：“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又使得整个‘知识界’把圣爱克苏贝里看成是美好感情的地狱？”著名哲学家、作家萨特在《人的大地》发表的当年，便称赞该书“是对海德格尔思想最精采、最雄辩的阐发”，语出西蒙娜·德·博瓦尔的回忆录《时均》。转引自《文学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法国》一书。）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萨特，又发出了这样的指责：“圣爱克苏贝里的著作归根结底是用一种晦涩的方式论证一种模糊的人道主义。”（出处同上）如果联想到萨特与加缪的论战和决裂，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位“介入文学”的倡导者指责圣爱克苏贝里的究竟是什么。尽管有失于“晦涩”，但总归还是一种人道主义。而在另一种人眼里，圣爱克苏贝里的形象就有些可怕了。七十年代由法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读本》就说：“由于圣爱克苏贝里认定行动的领域和义务与幸福的领域是正好吻合的，所以他的道德观与尼采及其信徒们的道德观有着危险的近似之处。不幸的是，众所周知，不久以前就有过血的教训，如果不惜任何代价去扮演‘超人’或‘英雄’，将会导致何等卑鄙无耻的恶果。”如此说来，为反对法西斯而牺牲的圣爱克苏贝里竟有与纳粹一起被捆上耻辱柱的危险！

为了廓清圣爱克苏贝里的正误与功过，萨特在为自己的学说作辩解时所说的一句话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认为：“一个思想最活跃、最深刻的部分，同时即是能带来最多好处的那一部分，又是能带来最多害处的那一部分，如果它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话。”要能正确地理解一个思想，那就必须起码把握思想和作品的整体，把握“其文”与“其人”的关系。

圣爱克苏贝里在作品中着意强调行动对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

意义，却很少表明人所实现的是一种什么价值。这颇有些“只管耕耘，勿问收成”的意味。但是应当承认，他作品中的人，都是有着具体的行动指向的，诸如开辟航线，架设桥梁，反对法西斯等等。事实上，作者对于行动的目的已经作了明确的限定，尽管并不十分强调。说到圣爱克苏贝里与尼采，二人的确有过一些“瓜葛”。早在青年时代，当尼采哲学一度风靡之际，圣爱克苏贝里曾经表示：“我总是随身带着尼采的书。这家伙让我爱不释手。”（引自玛雅·戴斯特莱姆著《圣爱克苏贝里》，巴黎竞赛出版社“巨人丛书”。）“你当超脱于自身之外，并且要走得更远，登得更高，直到看见群星已在你的脚下。”（尼采语）这种“超人”式的处世态度，在一个醉心于“到群星中去探索真理”的青年那里，自然会引起剧烈的共鸣。但圣爱克苏贝里所欣赏和所借鉴的，仅仅是尼采哲学中“光荣归于自强不息者”的那一部分，决没有取其“主子对奴才”的成分，而且，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圣爱克苏贝里的“行动哲学”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均有本质的不同。代表邪恶均力的法西斯纳粹曾从尼采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却没有也不可能从圣爱克苏贝里的著作中捞到任何好处。本文前面提到的许多事实已经提供了明显的佐证。热衷于党同伐异的人尽可指责圣爱克苏贝里的超脱态度，但真正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却永远是一个为进步和正义事业而战，并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呼唤的“圣爱克斯”。